



# 曹啟泰

## 走過低潮 華麗轉身

「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站起來。」這句話看似輕巧，卻不容易實踐。

著名主持人曹啟泰，上世紀八十年代縱橫台灣綜藝圈，主持過《雙星報喜》、《天生贏家》等炙手可熱的節目，紅透半邊天的他卻在創業路上慘遭滑鐵盧，被夥伴出賣，賠了一億六千萬台幣(約三千八百萬港幣)。負債纍纍下，每天忙着借錢還錢，用了好幾年時間還清債務。他後來到美國放逐，回來後買了張單程機票飛到上海，開啓其內地事業。短短幾年間，他成為內地最火的主持人，為上海世博汽車館掌舵，擔任浙江衛視真人騷節目總導演，去年又創辦「artgogo」藝術交易平台，並接演果陀劇場的大戲《淡水小鎮》，事業風生水起。

談起那些年，曹啟泰雲淡風輕，直言自己從沒恨過，稱一億六千萬不過是一堂課。「賺錢的人沒有我快樂，窮的人沒有我會賺錢，比我帥的人我比他更有智慧，比我醜的人我比他帥，一切都於角度。」他笑嘻嘻地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淡水小鎮》即將在香港演出。

在上海工作的曹啟泰，每個月總會抽幾天回台北陪家人。訪問這天，他沒有一本正經地選在辦公室或咖啡廳裡聊天，反而回到以前工作的老地方——華視附近，一頭鑽進小吃店裡，叫了一份甜不辣，「我們待會可以去吃豆花。」

埋單時店舖裡的服務員跑來跟他合照，他笑着答應。走到另一邊的小巷子裡，他點了杯咖啡，隨意坐在店家門口的階梯上，路過的阿姨看到他，兩人好像老朋友一樣聊起來。「我女兒跟你一起工作過……」阿姨滔滔不絕。

訪問途中，一個又一個人跟他打招呼，他一點也不含糊，自在的跟人家閒話家常。「People are nice, 你本來享受的就是他們給你的舞台，有機會當然要還給他們。」他緩緩地說。



■小吃店的店員拉着曹啟泰合照。

### 遇上好劇本

成長在八九十年代的人，無一不識曹啟泰，電視熒幕前的他超級活潑，一說話就停不下來，樂觀貪玩的形象讓人又愛又恨。去年接演《淡水小鎮》，喜歡「爆肚」的演出風格，讓演員們頭痛不已。「他每場演出都不一樣。」同劇演員蔡燦得說。

他會接這部戲也不無考量，「我工作一輩子，都沒有演過話劇。」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很難再遇上一個這麼好的劇本。「這是經典名劇，質素可以保證，我又是領銜演員，而且這是第七個版本了，第一次到內地演，他們需要一個既懂台灣又懂內地的人。」他說劇團開出的條件讓人沒法拒絕，第一場演出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最後一場敲定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兩個舞台都非同凡響。

曹啟泰說，《淡水小鎮》是個特例，因為好玩，他接來演，每次演出，就當作放假，以後大概不會再接戲。「我做過世博會，做過浙江衛視真人騷的總導演，我前幾天才跟朋友聊起這件事，說乾脆自己做齣戲。但我要做的話，就不會做這麼單純的東西，我後面可能會推出紀錄片或電影，以話劇來做引子。」他腦海裡已經有個概念圖，格局龐大。

### 演出觸動人心

《淡水小鎮》改編自劇作家懷爾德的《Our Town》，是果陀劇場的經典製作。作品於1989年首演，張雨生、陶大偉、馮翊綱、蔡琴等人都演過，最新版本由曹啟泰和蔡燦得擔綱主演。「這是一個充滿歷史感、歲月感、滄桑感和情懷的戲，每個人都能在裡面找到一個角度。」很多人看完戲會哭，但每個人哭的點都不一樣，「有六七十歲的老頭，大家以為他因為生死而有所感觸，結果他是看見了裡面的年輕人談戀愛而哭。」

他指出，內地沒有這種戲，傳統話劇以人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出為主，新話劇則結合流行、時尚、小三等元素，甚少提及人生感觸。《淡水小鎮》將時間線拉長，以一個說書人穿梭古今，帶出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時光。「在內地，時間拉不開，因為人

們剛開始有錢，從窮到富，從富轉貴，他們沒法回頭看，因為過去的事情都很悲苦。我們的戰爭，發生在上上一代，但他們的戰爭發生在上二代，人還在。」六十年代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太敏感，沒有人願意談，所以內地觀眾覺得很驚喜，一來劇本散發正能量，二來表現形式很「柔軟」，小情小調，腔調很美。

### 中年再起步

《淡水小鎮》讓他得着不少，收穫掌聲之餘，亦反思人生。三十多歲時的他，忙做節目、忙創業，認為努力做好每件事便足夠，如今他五十二歲，心態不一樣，覺得朝對的方向去做就好，結果是好是壞都不重要。「我不只把事情做好、做對，而是創造一個做對事情的環境。」心態變，狀態也跟着變，「以前我覺得認真工作很重要，現在覺得認真交朋友就對了。」

他沒有被以前創業失敗的經驗嚇怕，反而覺得人生就像打麻將一樣，沒有人會因為輸牌就不打，「再打啊，總有自摸的時候。」去年1月，他砸五億台幣創立artgogo藝術交易平台，網絡營銷配合大量推廣活動，如演講、展覽、跑校園等，主打青世代及中世代市場，讓藝術更為普及。

一腳跨進藝術圈，不怕被人嘲笑不自量力，「我以前做電視、電影、音樂，我是滾石的媒體總監，我寫書，這些加起來都是藝術，所以做這個很合理。」他跟內地的藝術家聊天，被人質疑不是中央美術學院出身，他反駁他們「只會畫畫，其他什麼都不會，電影、音樂、文學、肢體、戲劇、燈光、後製都不懂，這還談什麼藝術，我還是舞者出身呢！」

### 失敗是一堂課

自二十歲踏入電視圈，做主持、寫書、創業、演戲，闖過禍、欠過債，但不能否認的是他一生都與藝術「糾纏」。他與大他十歲的夏玲玲結婚，寫下《結婚真好——曹啟泰321宣言》；創業失敗，他寫了《一堂一億六仟萬的課》來警惕自己；三年前又出版《一張單程機票》，把在內地發展的經歷記錄下來。

回憶過去，他說：「我從來沒恨過，我還挺享受的，不然就不會寫一本書聊那件事。」當初站在窗邊想跳下去的心情早已消失無蹤，「這只是一堂課，如果你覺得這是我的人生，那就錯了，我只不過是那堂課當掉了，但要怎麼證明我在那堂課學到東西呢？再做一次，下一次我賠一百六十億，那當年那些是不是nothing？」他開玩笑地說，有本事賠一百六十億的人，也表示他有本事賺一百六十億。「不要看路上這個人很窮，他說他在外面欠了十億，你會很敬佩他，有本事欠十億的人，明天早上醒來，他可能就賺二十億了，因為他的學識、經歷、資源都跟一般人不一樣。」

他以自己為例子，「我回台北，到處跟人打招呼，這代表什麼？如果我當年做錯了，哪有人跟你不斷say hi，那你说我人生是贏了還是輸了？」

\*《淡水小鎮》將於10月23至24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 6炫組合 開創東西音樂交流新境界

二胡和小提琴被譽為東西方樂壇上最耀眼的獨奏樂器。千年之前，來自波斯的這兩種樂器經絲綢之路，輾轉傳入歐洲和亞洲，分別成為兩地音樂文化的領銜樂器。千年之後，小提琴演奏家高翔與二胡表演藝術家楊悅在美國相遇，相似的音樂背景和氣場使兩人一拍即合，6炫組合(6ixwire Project)隨即於2010年誕生，一場絢麗的東西方音樂與文化對話即從這六根絃開始。

作為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唯一的東西方二胡與小提琴的跨界音樂組合，6炫組合以東西方古典音樂最高難度作品為基點，糅合爵士、搖滾元素，輔以多媒體、戲劇朗誦等多樣演繹方式，向全世界展示融合東西方神韻的跨界新音樂。

本周日，他們將於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辦「第6感」音樂會，在他們心裡，香港是個無奇不有、名家雲集的地方，「香港的觀眾會更易接受我們的中西結合和創新。」為今次香港首演，二人精選《陽光照耀在喀什庫爾干》、《新梁祝》、《端莊的幽靈之舞》、《卡門幻想曲》等多首中外名曲，並聯同鋼琴演奏家鄭慧及大提琴師陳屹洲，演繹組合的原創歌曲《第6感》。

### 兩個人的完美《梁祝》

《梁祝》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小提琴協奏曲，高翔說自己在各式音樂會獨奏《梁祝》逾30次，「《梁祝》講述的是兩個人的愛情故事，獨奏時總覺得少點什麼，直至遇到楊悅……」在華盛頓的一場音樂會上，兩人受邀各演半場，也因此看到了組合的可能性。「有了組合的想法

後，我們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尋找、改編作品，互相了解對方的樂器、音域、音色。」高翔說。

於是便有了《新梁祝》這首作品的誕生，「我們兩人在台上演出，用音樂對話，用眼神交流，使故事開始有立體感。為了使更多外國人接收到樂曲想要傳達的信息，在演奏過程中，我們會將《梁祝》故事的主要內容用清代工筆畫的形式呈現在背景熒幕上，配以簡潔的中英雙語字幕，兼顧中式具象與西方抽象的表達。」後來，他們又請來一男一女在舞台邊做戲劇朗誦，在視覺和聽覺上都嘗試帶給觀眾更多元化的音樂體驗。

這種多媒體效果的呈現也應用於原創作品《第6感》之中，作品融合中國陝西民歌和美國音樂劇風格，以此悼念2012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桑迪胡克小學發生的校園槍擊案中無辜殺害的兒童。「有的旋律代表教堂9點的鐘聲，有的象徵救護車的聲音，還加入了中、美兒歌的部分旋律，這些信息都會利用多媒體，以文字的方式傳達給觀眾。」高翔表示：「短短七八分鐘的作品，表達了我們的內心感受，我女兒與事件受害者同齡，所以我的感觸更為深刻。作為音樂家，我們望擔起社會文化宣傳的責任，以音樂感染民眾，修復不美好的創傷，



■左起：鄭慧和6炫組合的高翔、楊悅將於音樂會上二度合作。



■二人曾在中美晚宴上演奏。

將超出音樂範圍的影響力帶到世界的不同角落，願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 助中國樂團建聲威

音樂之外，高翔和楊悅私底下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就像家人一樣。」楊悅笑說自己在中央音樂學院時就聽過高翔名字，「他大我幾級，我對他有一種崇拜之情。以二胡演繹爵士元素並不易，是高翔幫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難，他在音樂上的熱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中國多獨奏家，是缺乏團隊合作精神？6炫組合是個反例，二人合作多年，目標一致，全無爭吵，是音樂上的知己，「但中國缺少像維也納愛樂樂團一樣的世界頂尖樂團，所以我們此次亞洲巡演也是為中央音樂學院有10年歷史的樂隊學院籌款，支持從小開始的專業樂隊訓練，望日後中國也有舉世聞名的強大樂團，可吸引愈來愈多的外國優秀音樂家來到中國，以和我們的樂團合作為榮。」這是6炫組合兩人一致的想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